

漂泊者之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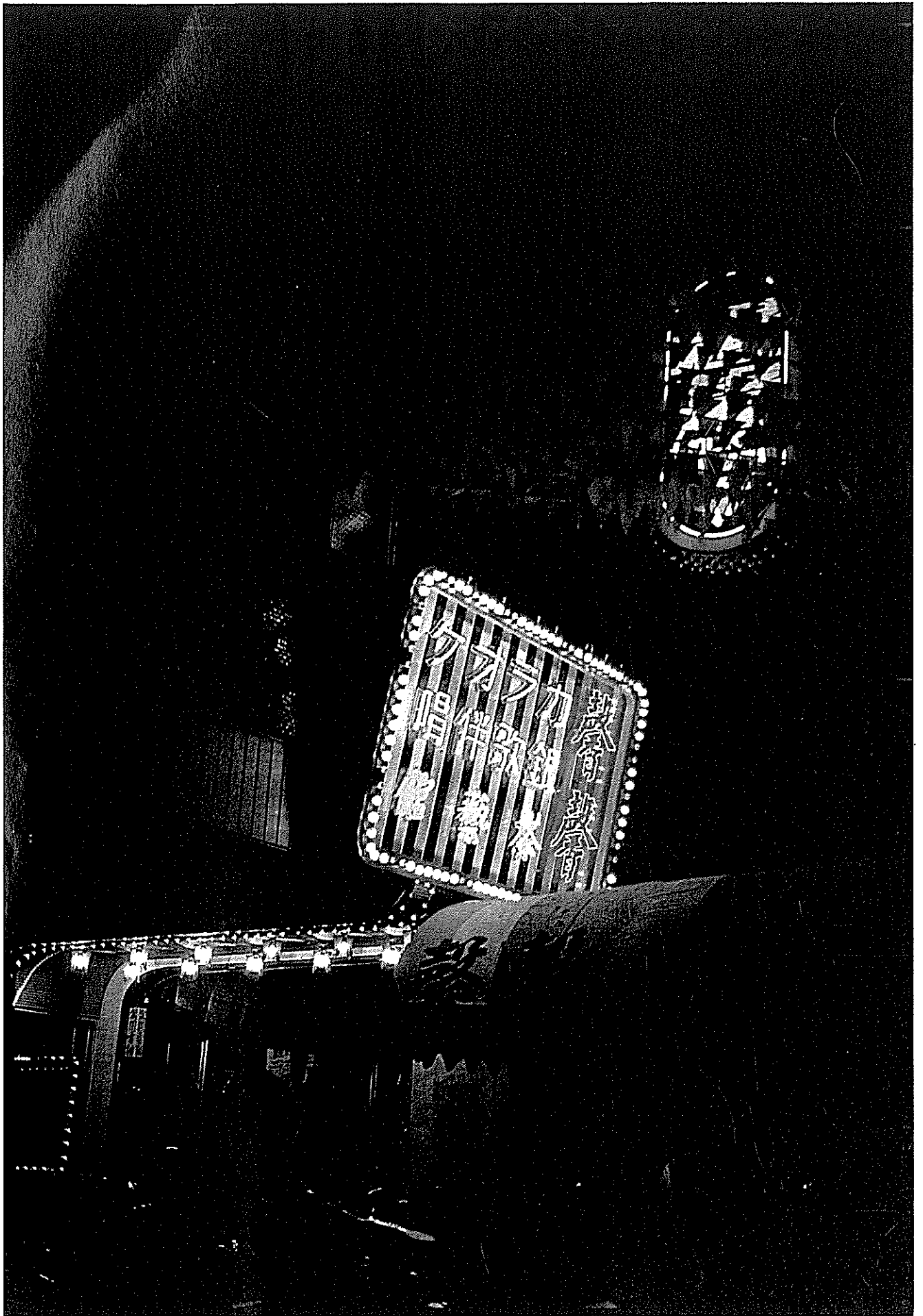
高雄市卡拉OK餐廳筆記

他們說：「來這兒，花一百元，有歌可聽，自己也可以唱唱……」他們都是工人；這個富饒社會中的「沒有臉的人」。他們藉着一個虛構的空間和環境，藉着音樂和歌詞，相互溝通，彼此撫慰；用別人的掌聲暫時肯定了自己的價值。時間是午夜。地點是一家「平民化」的卡拉OK餐廳。在炫惑的燈光下，在詭麗的舞台上，正投映着一個怎樣的生活現實與社會場景呢？

〈 打扮着妖嬌模樣
/ 陪人客搖來搖去
/ 紅紅的霓虹燈
/ 閃閃爍爍 / 引阮心
傷悲…… 〉

攝影 / 撰文 ■ 侯聰慧
改寫 ■ 李明





這幾年來，高雄市的「卡拉OK」餐飲店，忽然像雨後的春筍，出現在幾條消費街衢上，而且裝潢和氣派，一家比一家豪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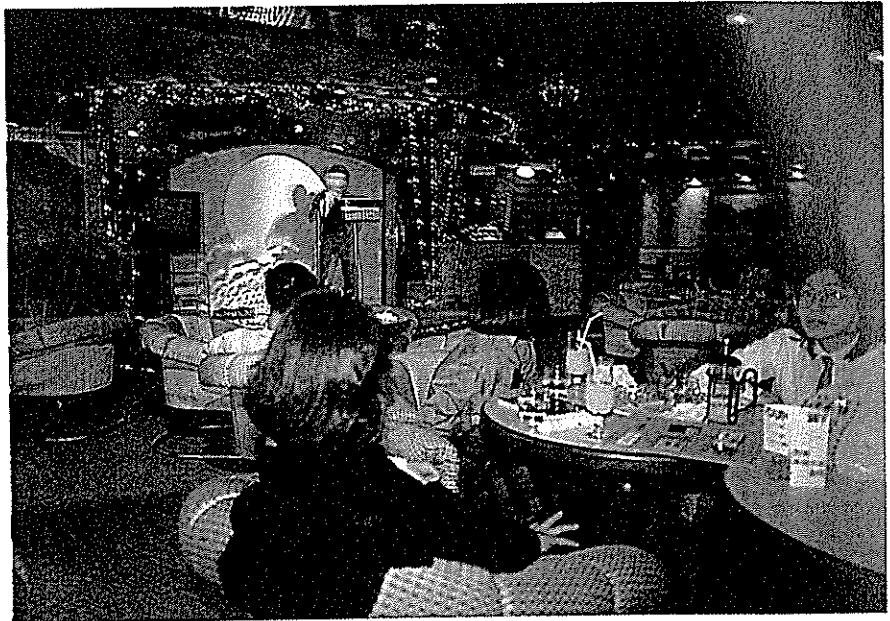
「卡拉OK」？伴唱機？空樂隊？

所謂「卡拉OK」，其實是經過日本人特殊設計出來的音響設備。它可以消去原來錄音帶中人聲歌唱的部份，留下整個樂隊伴奏的部份，然後可以使新的歌唱者的歌聲溶入伴奏中，播放出來。這樣，人們無需有一個樂隊，就可以在完美的伴奏背景音樂中，自己儘情地唱歌了。這樣的裝置，中文叫做「伴唱機」，頗能如實地反應這設備的性能。至於「卡拉OK」這個日本名稱，究竟是什麼來源，有什麼意義，則似乎至今不為此間人士所明知。有人說，「卡拉」，是日語「空」的讀音；「歐凱」，是日本外來語「Orchestra」的略語，即「樂隊」之意。合起來理解，大致是「空無一人的樂隊」，形成沒有樂隊在場，却可奏出完整伴奏的機器設備之意。在「伴唱機」這個辭尚未出現之前，國人直接從日語片假名「カラオケ」直接音譯成「卡拉OK」，而且流行於市上。

高雄市的幾家「卡拉OK」餐廳，規模大，裝潢講究，却又相當平民化。坐位舒適，燈光幽柔。舞台上的光效，極盡幻化詭麗之能事。有些餐廳，把客人在舞台上忘我歌唱的影像和聲音，用電視螢光幕在餐廳外播放出來，用以招徠顧客。在舞台上，也有的還會為歌唱者把歌辭用螢光幕打出來備忘。在這樣「現代化」的裝置下，客人的基本消費額只需一百元。而且，和台北的「卡拉OK」餐廳比較起來，據說高雄的「純度」也高些，較少有色情媒介或交易。

一個涼爽的夜晚，我挑了一家「卡拉OK」餐廳走進去。電動門一打開，隨即傳來站在門邊的女侍應員清脆的聲音：「歡迎光臨」。電動門在身後關住了，我也頓時被關進一個由音樂、人工光效的舞台氛圍所構成的虛構的世界。在幽柔的燈光下，一個年輕人在唱：

『若想起故鄉，
目屎就流落來，
免掛意請你放心，
我的阿母
雖然是孤單一個，
雖然是孤單一個……』



離背鄉井的工人

對於我這初來「卡拉OK」餐廳的人，那歌聲的醇厚，音質的宏美，是個很大的驚異。在每一個伴奏的間隙中，四面八方響起熱烈的掌聲。這掌聲印證了那台上的青年的歌聲，同樣地受到全場聽歌的人們的驚異的激賞。我走向舞台，找尋一個適當位置，在心中測試着：在

高雄市的卡拉OK餐廳，
以規模之大，裝璜之豪華，
舞台光效之奇詭稱
平素淹沒在碌碌的生活中人，
可以在這虛構的舞台上，
暫時找到了突出的身份和認同。

高雄市卡拉OK餐廳門外的霓虹燈招牌，在暗夜中發出奇幻的彩色，
招喚着無數疲乏、望鄉、孤獨的流浪的歌者。

這種幻化的光效下，要怎樣不打閃光燈拍照。當我從相機的觀景窗凝視着舞台上的歌者，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穿的是一個國營造船廠的工人制服。

我在一陣又一陣掌聲中，拍着照片。我逐漸感覺到這掌聲的奇特：熱情、親切、讚賞而友愛。在過去，我為別人鼓過掌。但那多半是禮貌的甚至是虛假的鼓掌吧。但是在這兒，一個愛聽歌、愛唱歌，而彼

一位殘障的朋友，有一副真好的嗓子。如果沒有卡拉OK舞台，有誰認識他在歌唱上驚人的天賦？



此又相互陌生的人們的集合中，人們在音樂、在歌聲中彼此交流，彼此相識。那年輕人繼續唱着：

『我也來到他鄉的，
這個省都，
不過我是真勇健的，
媽媽請你也保重。』

一個離開了農村，湧向城市的，孤單的年輕人的衷曲吧。這時，我忽然理解到，除了那音樂，那渾宏的歌聲，這歌辭在人們的共鳴上也起着巨大的作用。台灣經濟的繁榮

與發展，五〇至六〇年代的台灣農村貢獻了很大的作用。吸取農業的乳血而肥大的台灣工商經濟，不斷地吸引了來自農村的勞動力，形成巨大的產業後備軍隊伍。為社會流動驅策蝟集到高雄，這典型的工業城市裡來的農村青年，對於這首來自東洋，填上台語歌詞的「媽媽你也要保重」，有一種特別激動的反響，當然有它的道理在。

戰慄的共鳴

那歌唱的青年，在雷動的掌聲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我這才看到座位上早坐着另外三、四個，也穿着工人制服的年輕人。

「你唱得真好。」我跟那青年點了點頭，跟大夥兒說：「我可以坐下來嗎？」

那青年微笑着揩臉上的汗水。我記得他在台上那麼忘情的動作與表情，擔心拍出來的東西，在慢的快門下，將一片模糊。坐上有一位比較黑胖的朋友遞過一支烟來，說

「歡迎，請坐！」

我抬起手腕上的錶。午夜都快兩點了。問他們為什麼在這深夜，還穿着制服。「下班來不及脫換制服就來，一直待到現在的嗎？」我問。

他們說，這個禮拜輪到他們上夜班。「我們廠裡，一天三班。」那個黧黑的胖子說，「下了大夜班，大家相約來這兒玩。待會兒回家洗澡睡覺。」

問他們常來吧？他們說是。方才那位唱歌的朋友姓傅。小傅說：

「我們做工人，沒什麼錢花。下工以後，上酒吧、酒店、我們沒能力。」他說，「來這兒，花個一百元，有歌可聽，自己可以上去唱唱，又可以來這兒看『七仔』（妞兒）……」

他們說着，朗聲笑了起來。我說能有幾個好朋友，工作之餘來這兒喝東西，唱唱歌，精神上快樂得多

。不料其中一個把額上的鬍子剃得發青的小伙子却有些激動起來。小伙子說：

「快樂？快樂個×咧！我們做工的人啊、靠的是體力討生活。累呀！」他說。

可是小伙子承認，自從有了「卡拉OK」，「至少可以忘記疲倦，從這兒回去，睡得好些。反正，明天的勞苦，明天再說。」小伙子說。在工廠裡耗盡了體力，在這兒用金錢購買精神的解勞，然後隔日又以飽足的勞動力，投向機器的生產線。這彷彿都出自同一個人設計出來的行程似的，思之懍然。

這時，台上又傳來那首「媽媽你也要保重」。這回是一個年輕的女工模樣的人在唱着。這群人一時安靜地凝視舞台，有人不自覺地跟著輕聲哼着：

『我也來到他鄉的，
這個省都，
不過我是真勇健的……』

「這首歌很受歡迎，是吧？」我問。

他們說是很多人喜歡唱。而只要唱得好，都會得到十分熱烈的掌聲。如果高雄是各地背離鄉井的青年勞動者匯聚之所，唱的人和聽的人之間，在「媽媽請妳也要保重」這首歌中產生了戰慄的共鳴吧。

唱出胸中的塊壘

「本來，我是個十分內向的人。不信，你問他們。」方才上過台，博得如雷掌聲的青年說，「後來，有一次，被他們強起哄，逼到台上去。」

「因為我們私下都知道他歌喉好，」那黑胖的小伙子說，「我來過卡拉OK，聽人家唱。心想，他們很多全比不上我們小許……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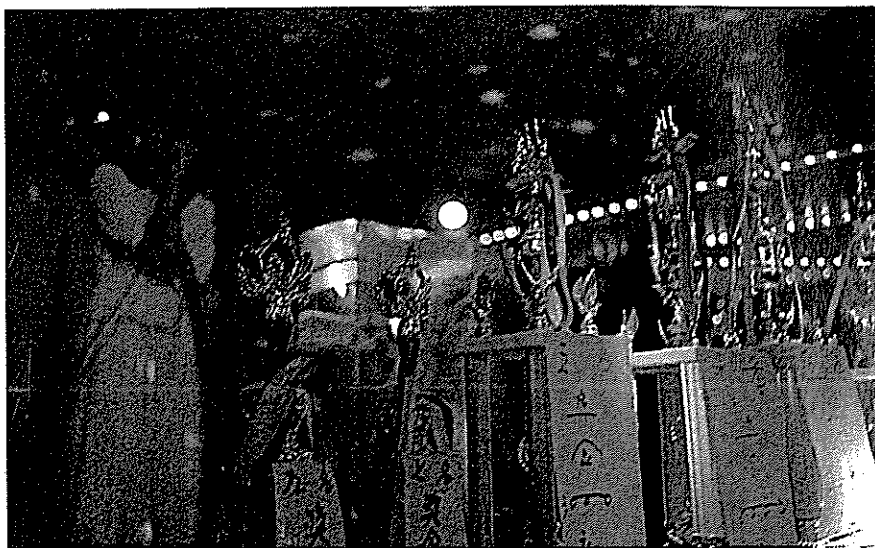
「後來，我唱了，覺得心情好些

。」小許說，「覺得很多悵在心中的不爽的事，全可以忘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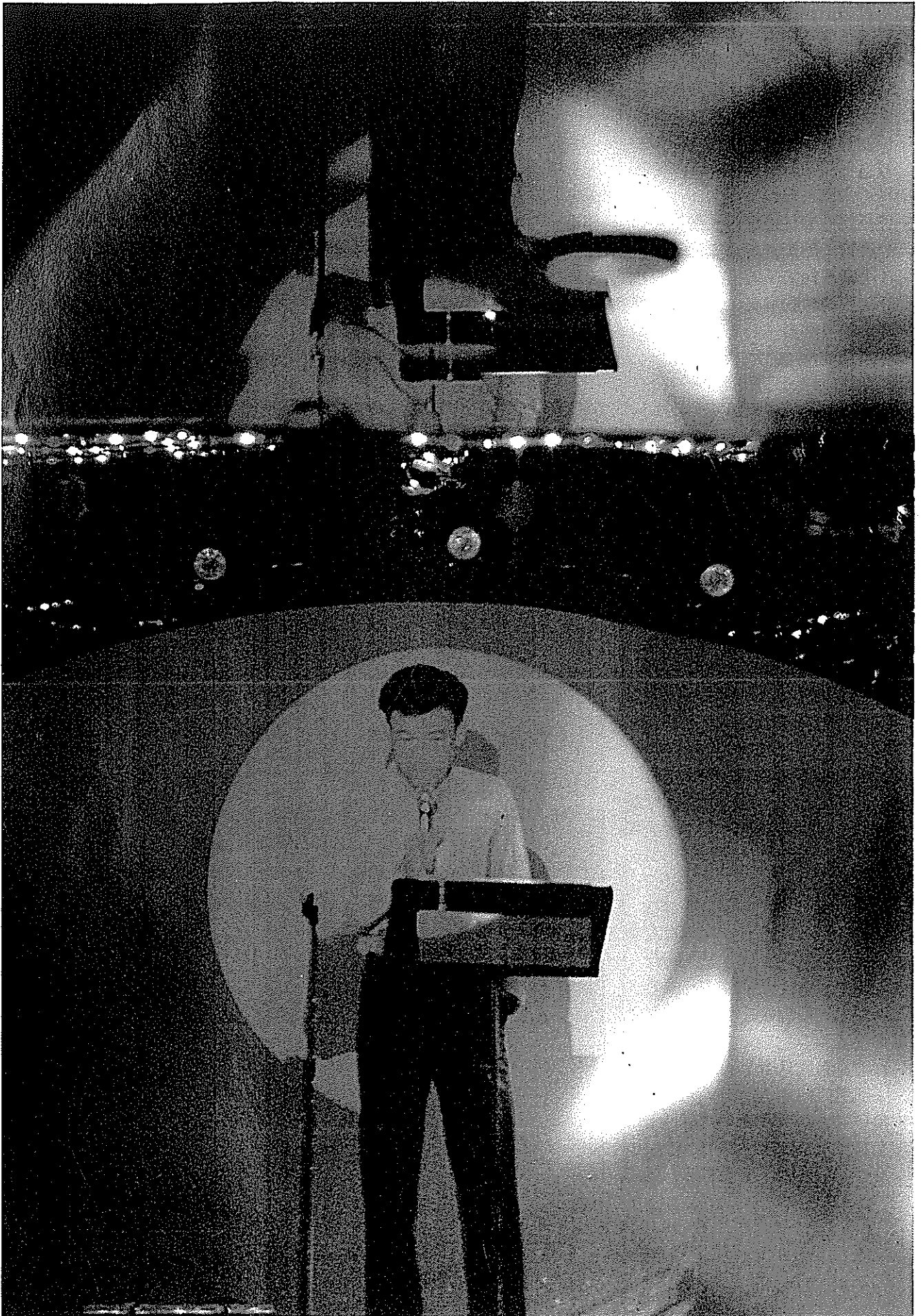
「其實，還有一個好處。」小傅說，「每次你上去唱，換來那麼熱情的掌聲，很有成就感吧。」

大家於是笑了起來。小傅的話，極有道理。在現代社會中的現代人，尤其是組織到生產線上的工人，都是「沒有臉孔的人」。他們喪失了自我，喪失了彼此間溝通的通路，個人的創造性、個性，在整個生產和消費制度中泯沒。但當他們來到「卡拉OK」，他們藉着一個虛構的空間和環境，藉着音樂和歌詞

用一天的勞動換取生活，
又用低廉的價錢來卡拉OK餐廳
購買精神的解勞，以便第二天，
以全新的心力和體力投向勞動……
這難道是經過一貫的設計嗎？



從模仿電視螢光幕上的表演，
到實際的卡拉OK舞台上的表演，
對「電視小孩」的一代，
會有什麼樣的影響？



，相互溝通，一吐胸中塊壘與挫折，一展個人的歌喉，在平凡單調而又疲勞的勞動與生活中，用別人的掌聲暫時肯定自己的價值。

在舞台上，她成了另一個人

爲了拍一個老先生自得其樂地在舞台上又舞又唱，我離開這群年輕朋友，趕到舞台邊。拍過以後，我開始找一個位置坐下來。侍應生把我帶到一個靠近中央近左的位置。我把相機擱在桌上。

「喂，你爲什麼照相？」

這是隣座上一位顯然已經微醉的小姐。酒女吧，我在心中忖度着。

「只是興趣。你常來這兒嗎？」我說。

「消磨時間吧，」她嘆息了，「反正，睡也睡不着。幹我們這行的，下了班，都這麼夜，還有什麼地方去？」

她從皮包裡拿出香烟，遞了一支給我。我爲她點上烟。她接着說：

「不來這兒，到那裡去？不是打牌，就是，回家吐酒……」

「你心情不好。」我低聲說。

「一個月當中，沒幾天是心情好的。」她笑起來，「年輕人，對不起。酒喝多了，講話就會這樣。你，不上去唱歌？」

「噢，不！」我說，「我不會。五音不全哩！」

「不唱歌，來這兒做什麼。新聞記者？」她說。

「不。我這是第一次來。我覺得挺喜歡這兒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她說，「你又不唱。」

「因爲……」我語塞了，「因爲，我以爲，這兒有一種真實。」

她聽了，竟有些怒意。「真實？」她說，「算了吧，少年家，真實？這世上那兒有真實，×他娘！」

「你看！像你這麼說話，不就是

很真實嗎？」我趕忙說，「換別的人，別的地方，就不會這麼說話了」她笑了。「你真有意思。」她說。她那一排白色的牙齒，真是好看。「第八桌，N276，來賓請上台演唱……」麥克風叫了兩次。她忽然驚醒似地跳起來。

「喂，該我唱歌了！」

說着，她走上舞台。音樂響起。在燈光下，她忽然像被某種魔術點化成另外一個人。她隨着樂聲徐緩地搖動着身體，看來絕對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演藝人員。台下捲起一陣掌聲。

「打扮着妖嬌模樣，
陪人客搖來搖去，
紅紅的霓虹燈，
閃閃爍爍，
引我心傷悲，
啊／啊／
誰人可以了解……」

這是當時正流行的「舞女」，可是我從來沒有聽過像她那樣充滿了真實情感的唱法。整個餐廳裡的人，都爲她熱情地喝采。唱完了舞女

生活的滄桑，淪落的血淚，
背井離鄉的孤單……
都讓它藉着這歌曲的旋律與詞意，
儘情發抒洩洩。



燈光幻化，自己的聲音又多少
經過伴唱機美化，卡拉OK餐廳是
治療現代人的異化的場所吧……

，「安可」之聲此起彼落。在熱情的掌聲中，她又唱了一首曲調熟悉，而我却不知其名的日本歌。我雖然不識日語，但聽起來她的咬字流利而準確，那歌聲聽來有一種淒惻。在掌聲裡，她回到座位上來。原先的幾分酒意，已經完全消失。她拿起手絹，拭去眼角的淚光。但她的整個人，却變得煥發而自若。

暗黑的閨門

「你唱得真好。」我衷心地說，「真好。簡直也不差給專業的歌星。」

「謝謝。」她平淡地說，「從前，在日本唱過歌。」

「在日本？」

「嗯。」她在皮包裡找烟。我遞了烟，為她點上火。她說，「當初，說什麼純粹演唱。結果，人過去了，陪酒、陪睡覺，什麼都由不得你不幹……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都過去了。可是回到台灣，自暴自棄了，」她說，「做酒女吧。」

「為什麼不在歌唱專業上求發展。」

她苦笑。「黑暗啊，」她說，「你以為容易嗎？吃人不吐骨頭的世界喲，你以為容易。唱歌給我太

多的傷害。我甚至還恨那個暗無天日的歌星世界。坑了多少好人家的女孩。」

她說像她這樣一個人，「一輩子完了」。趁着年輕，還能賺錢，有錢，就穿好一點，吃好一點。我有些悲傷起來，懊惱着為什麼引出這樣的話題來。

「能為你拍照嗎？」

「方才我在唱歌，你不是拍了很多嗎？洗出來要給我。」她笑了，「多少錢，我先付。」她說着，打開皮包找錢。

「抱歉得很。我這是幻燈片，洗起來不方便。」

「噢。」她說。

她說她該走了。我看腕錶，凌晨四點。

「很高興認識你。如果照片好，我會送給你」

她叫我把照片寄放在櫃台。「我常來這兒。」

她於是走了。

尋找心靈的故鄉

她走了不久，我也走出餐廳。我挑一個角度拍這家餐廳的門面。

「少年家，你是新聞記者吧。」一位在餐廳門口排班的計程車司

機說。我們就這樣聊了起來。據他說，來「卡拉OK」餐廳的人，「五花八色，百種人都來。」他說，「不過，時間越晚，從酒店來的人越多。時間再晚，沒工作的小流氓較多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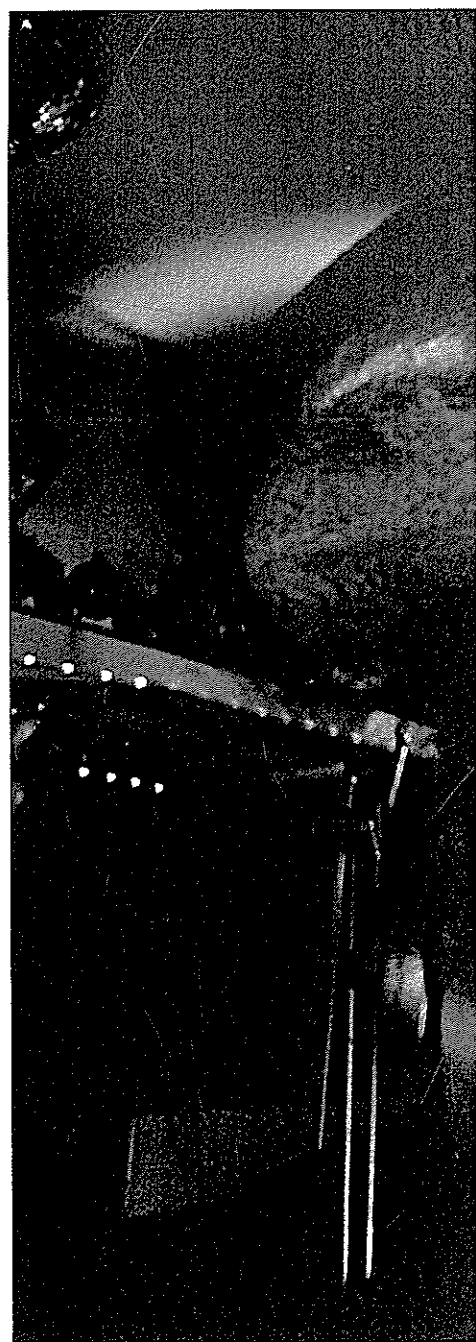
問他車上有没有卡拉OK裝置，他笑了。

「我的車沒那麼『貓』（氣派）。」他說，「阿賓的車才貓哩。」他把阿賓叫了過來。

「阿賓，人家想看你的貓車。」阿賓站在那兒，調侃地笑。「沒什麼，歡迎參觀。」



有些計程車裡，裝置着伴唱機。有些人把車子用鏡片、流蘇和閃爍的彩色燈泡裝飾起來，活像一個流動的卡拉OK世界。



我走到他的車邊。他打開車裡伴唱機的開關，樂隊的伴奏就響了起來。車子裡的紅、黃、藍、綠的小燈泡開始閃爍。

「五彩的燈光，真氣派。」我說。阿賓把麥克風交給我。「我不會唱。」我說，「你來唱一個。」他把檳榔渣吐掉。他唱了起來：

『若想起故鄉
目屎就流落來
……』

啊，又是背井離鄉的遊子之歌。

誰說中國人不愛唱歌，不喜歡唱歌呢？對了，來過「卡拉OK」餐廳，我才發現，中國人挺愛唱，也挺會唱。我忽然想起那位歌聲淒美的，略為遲暮的，孤單而滿心傷痕的酒女，忽然有些沈重起來。我聽着阿賓唱完，謝過他，獨自走向將曙未曙的高雄市的凌晨。我忽然感覺到，苦苦尋找心靈的故鄉的，絕不只是把「失落」、「迷失」掛在嘴上的文人。在「現代」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，芸芸的人們，彷彿都失去了心靈的家鄉。那孤單的歌聲彷彿又從空中飄來…

至少在高雄卡拉OK餐廳為四面八方湧來的農村青年，提供了一個訴說、安慰並寄托挫折與鄉愁、疏離和歡愛的場所。

